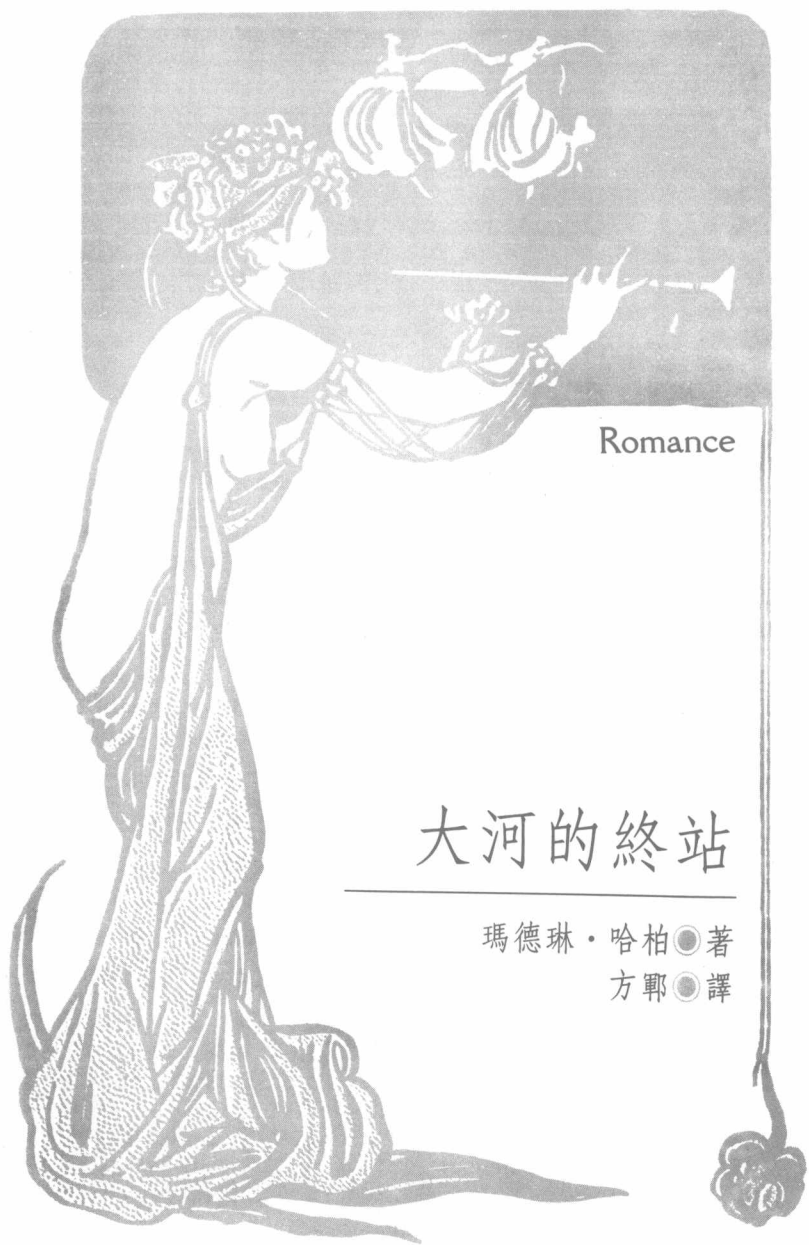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河的終站

瑪德琳·哈柏◎著 方鄆◎譯

Romance



Romance

大河的終站

瑪德琳·哈柏●著
方鄆●譯

愛的羅曼史 8

大河的終站

作者／瑪德琳·哈柏

譯者／方鄆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銷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一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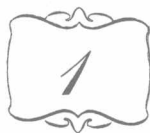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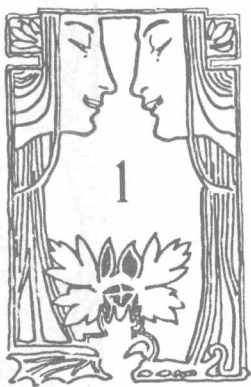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67-6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

潔茜卡不經心地看了看陸克，發現陸克正以費解的眼光看著她；她猜不透，心想是不是陸克覺得應該相信她了。但當他走回觀眾席中，將麥克風交給渴望的觀眾時……

潔茜卡·霍爾在強烈的聚光燈下顯得坐立不安，令她心神不寧的不是燈光，也不是攝影棚內的高溫，而是由於陸克·麥士威。

透過湛藍的雙眼，她注視著那位受歡迎的主持人，他正在為這個現場訪問節目——「有話直說」，設想下一個想提出的問題。他身後坐滿了現場觀眾，英俊的面孔呈現深思熟慮的神情。潔茜卡深吸一口氣，努力保持冷靜鎮定的外表，但她知道，她正在接受審判，而麥士威就是她的審問者。

她外表平靜一如往常，絲毫看不出內心的波濤。她在攝影機裏艷光照人，而通常即使是最細心照料的美麗臉孔，也會在攝影鏡頭和聚光燈的猛攻下，為之褪色、變形。然

而那些白熱燈光在潔茜卡的美艷下也變得溫柔可人，它們害羞地穿過她深褐色的秀髮，輕撫晶瑩的肌膚，跳躍於綠色的絲綢洋裝上，使雙眼更加明亮，世間罕見的美麗更爲突出。但她內心仍舊不寧。

潔茜卡坐在台上的一張座椅中，身旁的座椅卻是空的，而陸克·麥士威正抓著麥克風在觀眾間的走道上逛著。他的節目已播出至少兩年，全國皆知，他以前不懼提出一些最難以啓齒的問題出名。政客、大亨、藝術家、作家，他統統都請到，來上他這個絕對誠實的節目，現在輪到潔茜卡了。

「請問——」他停在走道中，轉身問潔茜卡。「妳是否曾經在克勞福·狄倫的關係保護下，未經過他組織中的考核，便直接成爲摩登企業負責人？」

潔茜卡的不安變成了難忍的憤怒，她上節目是想談一談摩登企業的新形象，而不是挖掘她個人生活中的無聊瑣事。但陸克·麥士威並不合作，他的褐色眼睛在鹿角框的眼鏡後閃爍著極大的興趣，他等著潔茜卡回答。

潔茜卡動著腦筋，她必須將這問題變爲對她有利，而這並不容易。她能主持董事會、控制幹部、掌握難馴的廣告客戶和不合作的供應商。可是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電視節

目，她正面對整個攝影棚裏效忠、熱愛陸克·麥士威的現場觀眾及工作人員，而且陸克·麥士威是個專家。

她鎮定地開口，彷彿在對小孩說話，她要每句話都清晰明白，沒有任何溝通障礙。「首先，我是受過考核的，麥士威先生，就算不是因為資歷和經驗，也是憑著我的努力和能力。」她想要以微笑來緩和言詞中的自傲，但這微笑幾乎難以察覺。「我從小就跟摩登企業一起長大，從十七歲就開始為接掌摩登企業做準備。」

她繼續說明，她父親是克勞福·狄倫的律師及最親近的朋友。狄倫的兒子在一次意外喪生後，她就成為狄倫的繼承人了。潔茜卡耐心地補充道，當她鰥居的老父去世後，她就住進了狄倫在紐奧良的大宅中。觀眾都曉得這些，他們常在報上看到這消息，潔茜卡很清楚外界有關她與克勞福之間的謠言，只有她知道，他把她當成了自己的孩子一般帶大，但她不打算再解釋這一切了。

陸克·麥士威把眼鏡往鼻上推了推，並用手理理濃密的頭髮，這個姿勢是百萬觀眾熟悉的。他深思地看著潔茜卡，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刻劃下她的倩影。他凝神欣賞她深藍色的雙眸、濃密的秀髮及被絲綢緊裹的玲瓏身軀。她是個美人，又夠聰明、反應靈敏，

可以爲他做出一個好節目。

她完全不是他原先想像的那種女人，利用關係謀取不當地位，他想錯了。陸克現在希望自己能再多看一看助手爲他準備的調查資料，以便多瞭解她一些。但不論是這份好奇或她的魅力，都無法影響他進行工作。他製作的是嚴謹的訪問，而不是亂扯一通的節目。不過，他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的時間仍比預期的要久，他強迫自己望向別處。

他拿著麥克風繞攝影棚一圈。兩架攝影機緊跟著他，一架拍下他的一舉一動，另一架則不時地拍攝觀眾或特別來賓的鏡頭。

當陸克轉過身向她走去時，潔茜卡目眩神移地等著。他的步伐有著豹子行進時的優雅，彷彿一直活動於戶外，棲息於樹林、原野及溪流間，在大自然的洗禮下……潔茜卡困惑地搖著頭，把注意力拉回，發現他正站在她身前數尺。在一剎那間，他們的目光相遇，無法移開。

控制室中的導播對攝影師大叫：「後退！把兩人都拍下，後退！」太遲了，機會稍縱即逝。潔茜卡已望向別處，而陸克低頭注意看手上的筆記。

「妳是個傑出的女性，霍爾小姐。」他的聲音流露出真誠的敬佩。「妳畢業於哈

佛，」他對觀眾微笑著說：「聰明的女孩。那是間麻煩的學校，進去比登天還難。」

在如此恭維下，潔茜卡卸下一些防備，她對自己的背景及學歷也很自豪，而所受的訓練使她能對摩登企業進行重大的改革。首先她要修正「摩登時代」雜誌的經營路線，這雜誌以往是以美女照片、漫畫及男性的文章為主。她想要使這雜誌的層面擴及到也適合女性閱讀，這才是她想與「有話直說」的觀眾談談的，現在也許有機會了。

陸克提出問題前先露出毫無敵意的笑容，他的問題尚未出口，潔茜卡就知道將要有麻煩了。

「憑妳的學識和智慧，霍爾小姐，妳卻仍舊在摩登企業最受歡迎的雜誌中把女性當作性玩物，我實在想不通，或許妳能指點我。」

他指的是雜誌的中間插頁，潔茜卡終於忍不住發怒了。二號攝影機剛好給她一個大特寫，電視觀眾也都看見了她的怒容，她一點也不在乎。這個節目的前半小時一直在調查她的私生活，而現在，在小心的掩飾下，他竟然提到了中間插頁，每次一提到這玩意，她就生氣。

在陸克來不及提出更多曖昧刻薄的問題前，潔茜卡先發制人，她注視著觀眾，開始

說話；先跳過中間插頁不提，因為那是雜誌受歡迎的主要因素，她還要花上許多工夫，才能說服董事會廢除這玩意。

她說的是「摩登時代」的改進措施。「我已經轉移了這雜誌的重點，我們刊登了許多名家的詩及散文，並將許多膚淺的隱私文章替換成更有深度的報導。」她強調深度二字，然後偷偷瞧了陸克·麥士威一眼，後者回以一個微笑，沒打斷她的話。

「我們的報導包括了國際性的題材，諸如商業、政治和藝術。我們有最好的作家和編輯，我們希望贏得各階層讀者的心——尤其是女性讀者。」她相信這種改變最後必定會影響到摩登企業王國的整個結構。

陸克沈默著讓她說下去。她做得不錯，陸克想，她已經為她心目中的摩登企業勾劃出簡單明確的輪廓了。但不幸的是，不管準備多充分，光是演講不足以吸引觀眾，還需要劍拔弩張的場面才行，現在他應該插入一個問題讓她回到現實中。

她的目光越過攝影棚，盯著陸克。「任何改革都需要時間，麥士威先生，」她提醒他。「尤其是像摩登企業如此龐大的組織。而現在，我正致力於將『摩登時代』雜誌，轉變為一種適於現代男女兩性的傳播媒體。」

陸克揚一揚眉毛。潔茜卡聽說過他支持女權運動，但顯然只限於那種能在一夕之間造成改變的。而陸克再次沈迷於對她的欣賞——從她的高跟鞋到閃亮的秀髮，一股笑意在他唇邊打轉，下一個問題他要讓大家輕鬆一下。

「妳是否將自己視為現代女性的代表？」她還來不及回答，陸克就替她說了：「她當然是個摩登女性——頭腦好、學識高，而且又性感，足以在她自己的雜誌中當模特兒。當然，這位摩登女性沒有必要隱藏自己的性感，那些灰色的辦公服裝絕不是為她設計的。」觀眾在底下偷笑。

潔茜卡迷惑地看著陸克，心想他是不是改變了對她的觀點，也許……

陸克聳聳肩，看著觀眾。「現在，讓我們聽聽看大家對這位摩登、智慧，而且性感的女性有什麼話要說。」

潔茜卡嘆口氣，要指望這人改變是不可能的。

「來吧，有話直說，讓我們聽聽你的聲音。」

在陸克和潔茜卡對話時一直耐心等待的現場觀眾，現在開始活躍起來了。他們大多數提到的「摩登時代」，都會令人想起潔茜卡接手前的模樣。她必須一直提醒他們，她

已經轉化了雜誌低俗的一面，在她上任的第一個禮拜，就撤掉了這個標題：「摩登時代，屬於男性的雜誌。」

有一個問題差一點拯救了她；一個傢伙輕蔑地要她說說看，憑什麼她或其他女人能夠去經營這麼龐大的企業。潔茜卡精神奕奕地回答，她還希望有一天女人會成為電腦或汽車公司的總裁，「甚至掌管白宮——但不只是做第一夫人。」為此，她得到現場半數觀眾的熱烈掌聲，她忍不住昂首享受勝利的滋味。就算陸克·麥士威不讓她說摩登企業的計畫，現在觀眾也能好好聽聽有關女人在商業界的意見了。潔茜卡雙眼閃亮，等待下一個問題。

一直到事後很久，她都還相信陸克是故意選中那個將身體緊繃在淡紅色套裝中的女人。

那女人站起來，微笑著，灰髮染成不可思議的顏色，臃腫的身材幾乎要撐破那件廉價的外套。她傾身向麥克風，故意壓低聲音說：「我覺得霍爾小姐與克勞福·狄倫在一起是很可恥的。我常在報上看到他們的照片，呵，她那時只是個小孩。」

陸克替潔茜卡回答：「我想霍爾小姐已經適當地說明過他們的關係。」

他頂多也只能這樣回答，潔茜卡想，但他的回答太無力，也太遲了一些。

那女人還不肯放棄。「年輕的女孩子都喜歡這樣——跟著一個老頭。」

潔茜卡幾乎要笑出來。那女人的話對她毫無傷害可言，她之所以想笑是因為克勞福，這個人到五十五歲都還身手敏捷，絲毫未顯老邁；事實上，年老是他根本不曾考慮的問題。

當那位紅衣女士想再發表高論時，陸克打了岔，中場休息的時間到了。控制室中導播微笑關掉開關，表示很滿意。在下面的攝影棚中，陸克放下麥克風，皺著眉頭，似乎感到很困惑；而坐在舞台上的潔茜卡喝了一口水，心裏也在奇怪，為什麼她要來上這個節目。

她的幕僚所說過的話此時又在她耳邊響起。「他夠熱門，是大家談論的對象，他是個贏家。這是讓摩登企業亮相的好機會，想想它的宣傳效果！」

現在她是大受張揚沒錯，但也足以把她過去兩年來細心建立的形象損毀無疑。

以前她一直得面對些閒言冷語，但以爲藉著努力工作及專門知識就足以證明她的能力及態度，而使這些都成爲過去；也許她太掉以輕心了，相信自己已戰勝了輿論，但顯

然尚未能爭取到陸克·麥士威——對他和他的觀眾而言，「摩登時代」只不過是份膚淺刊物，而潔茜卡的企業只是在販賣色情。

錄影馬上要恢復進行。潔茜卡不經心地看了看陸克，發現陸克正以費解的眼光看著她；她猜不透，心想是不是陸克覺得應該相信她了。但當他走回觀眾席中，將麥克風交給渴望的觀眾時，潔茜卡又陷入苦戰中，這就是此節目的特色——無路可退。在剩下的一刻鐘裏，潔茜卡倖以身免。

節目接近尾聲，還有時間提出最後一個問題。在眾多舉手的觀眾中，麥士威選了一位男士，現場只有幾位男性觀眾。

「說說妳的羅曼史，霍爾小姐；妳如何把經營『摩登時代』的哲學帶入私人生活中？」

潔茜卡聽出了這男人話中的輕佻，但因為節目快結束了，她不想把它搞砸。

「我一週工作七天，一天十二個小時，沒有剩下多少時間過私人生活。」她再次提出一直試著強調的。「摩登企業是我生活的重心，我對它有信心；我希望進行改革，呈現『摩登時代』的美好遠景，將來的改革有……」

陸克離開觀眾席，走回台上，暗示潔茜卡快沒時間了，他深深地看著潔茜卡的雙眼，這次導播抓住了這個畫面。陸克問：「最後幾秒鐘了，還有什麼話要說嗎？霍爾小姐？」

潔茜卡整理一下思維，她不會被這傢伙的巧言令色給騙了。事實擺在眼前——這個人利用「有話直說」出了她一次洋相。她的確有話要說。

「我只是感到驚訝，麥士威先生，你所問的問題好像都沒經過大腦。」

陸克先是一陣憤怒，但馬上變成驚奇，最後是一片敬佩之心。他喜歡她的精神和作風，但他不準備被一個來賓打倒——尤其在最後關頭，所以他毫不遲疑地依樣畫葫蘆：「也許妳所謂的沒大腦指的是我們所談論的主題。」

潔茜卡開口想反駁，但晚了一步，節目結束了。陸克微笑著離去，觀眾吵雜地擠出攝影棚。

潔茜卡靜靜地坐在椅中——這張舒適的椅子成為她受刑的地方。他想忘掉剛才那一幕，陸克簡直就像看透了她心中的憤怒，所以故意給她最後說話的機會，讓她當了一次傻瓜。

攝影棚靜悄悄的，潔茜卡拿著皮包站起來，向一個躲在角落的攝影師搖搖手。她可沒興致再接受訪問或拍照了。當她走向出口時，種種情緒開始出現了，她恨透了陸克·麥士威的無禮和偏見。她曾聽說他誠實、坦白，會下工夫去搜集資料，瞭解被訪問者的背景。這次，顯然是有人以訛傳訛了。雅特·惠勒——惠氏傳播公司的老闆，也就是陸克的上司——被認為是傳播界中最正直的人物，他創立電視台來實現他「發掘真相」的新聞理想。潔茜卡感慨地想，惠勒的繼承人根本就沒學到他老師的道德良心。

攝影棚的鐵門上亮著綠燈，表示出口開放。潔茜卡穿過收拾場地的工人，走向出口。

一個聲音叫住她。「霍爾小姐，請等一下。」

潔茜卡轉過頭，看見陸克·麥士威一臉誠實地朝她走來，絲毫看不出上個鐘頭他們曾舌戰了一場。潔茜卡想，他好大的膽子，在這種時候來聯絡感情，她好奇地停下來，看他能搞什麼花樣。

陸克已經脫下西裝外套，鬆開領帶，並捲起衣袖，露出結實的手臂，潔茜卡很驚訝自己會注意這個。他身材修長，剛刮過的下巴非常男性化；她再次想起了大自然的景

象。即使她正生氣，也無法擺脫這想法。

他又露出微笑；真狡猾，她想。大自然的景象消退了，代之而生的是前一個鐘頭所受的侮辱。

「妳在壓力下顯得很冷靜，」他觀察道：「我很佩服。很抱歉剛剛如此粗魯，但我想妳承受得起，妳也做到了。」他繼續以親切平靜的口氣說：「一個好節目需要這樣——主持人與來賓之間要有某種程度的敵對，這與私人無關。」

潔茜卡瞪著他，對他所謂「好節目的需要」感到不可置信。

現在連他的眼中都充滿了親切的笑意。「我們為什麼不一起去吃晚餐？我想多聽聽有關摩登企業的事，也許能談一些我們在電視上來不及談到的。」他保持笑容，心想這笑容即使不能春回大地，至少也可以化解潔茜卡臉上不滿的冰霜。

這一次陸克·麥士威想錯了。

潔茜卡沒有馬上回答。她只是望著他，審視著那對褐色的眼睛，他戴著眼鏡看起來像個頑皮的教授，還有那笑容，所有這些迷人的孩子氣舉動，對她都是沒有用的。

當她回想到剛才被他逼上牆頭，私生活被公開訕笑，職業成就受人曲解，全都只是